

死神首曲III

A VIZIO DI LUSSURIA FU SÌ ROTTA
IN MEMORIAM OF HOLINESS / ZITA LAW

深雪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死神首曲Ⅲ

IN MEMORIAM OF HOLINESS

A VIZIO DI LUSSURIA FU SÌ ROTTA

CONTENTS



CHAPTER

- 01- 10MINUTES PAST MIDNIGHT
- 02- 20MINUTES PAST MIDNIGHT
- 03- NEW COMER
- 04- 30MINUTES PAST MIDNIGHT
- 05- LAST 5 MINUTES



CHAPTER - 01
10MINUTES PAST MIDNIGHT



~Soul wishpering~

死神LXXXIII的另一半在镜内对死神LXXXIII说：“她已经成功把你变做一个不懂得欢笑的男人。”

死神LXXXIII望着镜内自己的容貌，回应另一半刚才萦回心间的话：“我还以为，只要爱过，便会一直爱下去。”镜里镜外的双目，弥散着悲伤的迷光。“原来，爱过，转眼间就可以不爱。爱意如失灵了的魔术迷尘，消散得无影无踪。”

就连笑容都显得那样沉重。镜内那张冷峻的脸孔，挂上了一个重甸甸的苦笑。“当她狠心敲碎自己的心时，我的心也一并被她敲碎。”

死神以右手掩住左边胸膛，缓缓垂下双目。

死神的另一半传来悲叹：“你已因心伤而黯然无光。”

死神低头轻说：“那一种慢慢燃烧的痛苦……”

死神的另一半为这个男人心痛。她无语。

死神梦呓般说下去：“难道是我没有资格爱慕她？”眼皮颤动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我的每一刻心跳，都满载她的一颦一笑。”那在幽暗中的笑容迷离，“大概，我已经走不出来了。”

听着听着，死神的另一半渐露愠意，她的语调铿锵起来：“要重生，首先要停止呼吸！”

被她这么一说，死神抬眼望进镜内，镜中反映出一张因惊醒而略带错愕的脸。



死神的另一半说：“她是一个要置你于死地的女人！你若爱情泛滥，就把爱淹没尘世上所有女人去吧！你无必要只执着于她一人！”

死神仍旧懊丧：“我悲怜她的伤痛。”

死神另一半的语调没放轻下来：“你对她的垂怜已把我撕破！”

死神向自己的另一半请求：“你是我的另一半，你该明白我。”

死神的另一半说：“但你是否明白，你有责任保护我俩？你让她伤害你，同时会危及我！”死神无语。爱情失去了，他亦失神。

死神的另一半告诫他：“你再见她一面，便离不开地狱。”

死神轻轻摇头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但愿我什么也不在乎。”

死神的另一半知道他冥顽不灵，于是赌着气不说话。

半晌，死神才勉强带笑对镜子说：“我的另一半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”

死神的另一半没回话。

死神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请你见谅。因你是我的另一半，我才对你诉诉苦，把消极排散在你面前。当我转身背向镜子，便会再次变回卓尔不凡、精练能干的死神。没什么的，我只想明白我的心情，并且得到你的支持。”他自嘲，“请原谅，有时候我也会软弱。”



死神的另一半哀愁地说：“我怀念从前，我们无污无垢。”

死神却在眼目内掠过一抹惊叹：“但是，从前我并不知道，原来尘埃内是有鲜花的。”

死神的另一半看着死神的神色，忽然明白，再多说也是徒然。

有人被迷倒了。纵然知道花丛有毒，仍要躺卧于其中。

死神在镜子前整理头发和衣领，深呼吸后挤出轻松的表情：“请放心，我还没被打垮。我只是……伤感。”

他朝自己点一点头，继而又抽出那只雕花银陀表。从前，那陀表没有指针，但自开始追捕陶瓷那一刻起，指针就浮现出来。死神扬了扬眉，说：“是时候了。”

说罢，就转身向前路直走。镜子映出他的背影。

在那背影差不多全然消失之时，镜内活现出另一个影像。首先晃荡出来的，是一头黑色长曲发，接着，是蜜糖色的胳膊；小巧的脸胚逐渐轮廓清晰，脸上的圆大黑眼珠，娇俏小鼻子，柔软丰满的唇逐一在镜中勾画出来。死神的另一半长有令见者惊艳的容貌，只是，死神却从未亲眼目睹。

黑色长曲发如火焰舞动；浓密的睫毛拍动如翩翩黑蝴蝶；圆大可人的黑眼睛以一种宠物式的天真直视远方，侧起头来的姿态透露出不矫饰的性感。

这种初生的、原始的韵味跃动镜内。然后，她开口说话：“可……耻……”



没听错。就让她再说一遍：“可耻。”

眼眸内那抹孩子式的烂漫没变更；她的神韵仍然是那种天地初开般的单纯。

然而，她从齿缝间狠狠挤出这两个字：“可耻。”

三次过后，她就合上嘴不说话。

可不可以用“可惜”去形容他与她的关系？她是他的另一半，但他从来看不见她。

看不见她，因而目睹不了她的美丽。

看不见她，从而亦看不见她的失望。

看不见她，他亦无从得知自己的悲剧。



~Taste of Chocolate~

巧克力是初恋的味道。

沉淀的、幼滑的、贯通味蕾的、浓郁的、趣致的、香软的……要忘也忘不了的。

桑桑倚在床畔，陈济民的魂魄坐在床沿，一人一魂在同一个空间交换着眼神与微笑，爱情的磁场一片粉红，染沾了陈济民的魂魄，那半透明的人形，被粉红色的粒子温柔地渗透。当桑桑把手伸进陈济民的心房去，就拨动了粉红色的粒子和原本从人间遗留下的七色；当桑桑把手左右移动，魂魄的尘影就浑和爱情的粉红色，如水流附随桑桑的指头泛起涟漪，这抹魂魄，水样温柔……

四目交投间，全是爱情。互相吸吮着，没打算分离。

桑桑从陈济民的心房中缩回手，从床畔的盒子内拣选了一颗巧克力，接着重新伸手放到陈济民的心房中。她甜甜地说：“给你。”然后，陈济民就快乐地笑了，并且好好地握住桑桑穿透他心房的小手。粉红色粒子流动在陈济民的双手中，纵然无法真正紧握爱人的玉手，但爱情确实由心房流动至臂弯再传送到指尖。

每一个动作都是爱情。就算这抹魂魄被击破打碎，散落的都是纷飞的爱。

看着粉红色如血脉贯通在陈济民的魂魄内，桑桑心满意足地把指头中的巧克力吞下。巧克力沾到她的嘴角上，他看



着，特别想尝。

她凝视他的眼睛，明白他的心意，是故就笑得诱惑甜腻。

无心脏的魂魄还是感到心头一震，他带着兴奋俯下身来，朝桑桑的唇上吻下去。

他已无法品尝人间的香甜，但还是知道是甜得厉害。浑身的粉红色转为桃红了。

她装出轻倚的姿势，好让这抹魂魄拥抱自己。陈济民捧起她的小脸蛋说：“快睡，翌日我们便远行。”

桑桑撒娇地说：“我不想睡。我但愿如你一样日夜都不用睡。”

陈济民抚她的脸颊，说：“你知道，你睡了我仍在你身旁。”

桑桑打趣说：“我会告之天下间的女性，最体贴的男朋友是魂魄类！”

陈济民轻按桑桑的小鼻，桑桑就乖巧地合上眼睛，接下来又会是一场好觉，知道爱着的人无时无刻都看顾自己，岂会不安眠？

不能牵手不能拥抱，但还是幸福至极。

“相公……”入眠之前，她仍把握着一秒的缠绵。睡了，就什么也不知道，她生怕他会寂寞，是故留下软浓的一声称呼，好使他看守得更窝心。



魂魄轻轻笑，为着她的睡相而爱她更多。

有些爱情生前死后都朝夕相随……

不久之前，桑桑收到一笔可观的钱，是父亲的退休赏金。她把这笔金钱分成三份，一份用来聘请临时护工照顾父亲，一份留作日后生活，余下的一份，就用来与陈济民旅行。她说，相公跟娘子必定要作一次蜜月旅行，而陈济民认为，意大利的威尼斯风光迷人，当地的巧克力又独特味美，是浪漫的蜜月旅行首选。

于是，桑桑背着大背囊，在陈济民的魂魄相伴下踏上人鬼甜蜜之旅。

身穿背心热裤球鞋，桑桑热力四散，由飞机场、航机上以至意大利的街头，无数男子的目光被她深深吸引，然而却无人有能力搭讪，只要每个男人走近她一公尺，就被一股暖流推开，桑桑见着一个又一个愕然地向后退的色迷汉子，忍不住傻傻偷笑。就只有她看见，陈济民双手忙碌地推来推去。

旅程刚开始，就知道会好玩至极。

在旅馆小休时，桑桑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身体是个包袱，不能二十四小时活动自如。”陈济民也躺到床上，与她鼻子碰鼻子，他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了。那时候，为了比你先一步搜寻世上美味的巧克力，我独自畅游了世界。”



桑桑问：“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？”

陈济民笑着说：“那是一种为你付出的感觉。”

忍不住，桑桑就在心中感叹，继而，满心温暖。

有这样的爱人，还会有什么遗憾？

不知不觉间，她就在被爱的安逸下入睡。窗外的天色是黄金混和紫红，晚上九时多，太阳仍未愿意西沉。陈济民的魂由床上浮起，飘荡到窗前，在这样的黄昏下倚窗微笑。她感到被爱，他亦一样。谁付出谁接收，爱情都是浓得化不开。旅馆外是一列平民化的酒馆，这时分，游人都在喝酒用膳，气氛热闹。看着他们聊天哄哄，陈济民也有兴趣走下去与他们喝一杯。他从不认为人与魂有什么大区别，生前死后也一样地爱着她，这种爱，令他轻易突破了生命的限制。

爱情的能量那样强，这引力把他留在她身边。他才不愿意走到别的空间去。

桑桑休息够了，就开始品尝巧克力的滋味。陈济民说，他感应过的奇妙迷人气味，都在这小城的街头，于是，他就伴着桑桑从一家糕饼店走到另一家，他们决定，要吃足一星期的巧克力。

糕饼店的橱窗陈设古典雅致，充满童话的快乐气息，一盒盒的糖果、蛋糕、甜点、巧克力放到玻璃架上，字体趣致的小卡点缀其中，桑桑伏在橱窗上，看得不亦乐乎。

陈济民提议：“要那个莱姆酒的吧，太妃糖更加不要



错过。”

桑桑皱起眉认真地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还是每款糕点要一份，以免遗漏了人间美味。”

因此，桑桑就捧着两大盒甜点，坐到堤岸旁的石阶，大口大口品尝。

阳光柔和温暖，河面上闪耀出鳞光，贡多拉小艇的船夫在唱歌，游客总对桥畔的风光惊叹不已。穿上化装舞会服饰的艺人在街头表演，更有人拉奏手风琴，不远处的八音盒传来悦耳的协奏曲，抬头是飞鸽与红色气球。这个地方，真的好美好美。

别人会想，这名漂亮的少女在孤独地流连，只有他们二人心知，每一口散发在味蕾上的香甜，都是他和她一同分享；而良辰美景，从没有被寂寞辜负，他们眼里的世界，是一致的。

恋人都用心灵的耳和目一同感应世上一切，怀着爱情的人从不孤单。

桑桑的吃相就如陈济民初遇她时那样——狼吞虎咽。她还要边吞下边解释：“我非常需要热量……我非常需要糖分……”

这一双情侣，永远是陈济民比较淡定优雅。他看着桑桑的奇趣吃相，就笑着告诉她：“我听过一首歌颂巧克力的诗，是这样的：‘神圣美妙的巧克力，我们跪下来研磨你，用祷



告的双手搅拌你，在饮用你时，我们恍如看到了天堂。”

桑桑不理睬什么巧克力诗篇，只把眼珠溜向陈济民，望了一眼，马上又溜回手中的巧克力上，左手一口，右手又一口，对着甜食，永远怀有鲸吞的冲动。

她的鼻子、嘴角、下巴都沾上甜食；而脸上皮肤因水土不适而略显油腻；头发又带点蓬松……但陈济民看来，仍然觉得她美得不可方物。桑桑的吃相奇异骇人，偶尔抬眼，看见陈济民定定地看着她，于是便问：“看什么嘛？不要看！”

陈济民微笑，对她说：“怎舍得不去看？你美得像是脸上撒有一层糖霜，你是世上最美的糖果。”

因为情话动听，桑桑不得不停下来。爱情的魔力，还是比巧克力的大。她站起来，以手背擦擦嘴巴，定神地望着陈济民，说：“说什么？再说一遍吧！”

陈济民却闭着口不肯再说。

桑桑抿了抿嘴，说：“刚才不是在念诗吗？再念一遍吧！”

陈济民径自笑了片刻，然后才这样说：“桑桑，桑桑桑桑，桑桑桑，桑桑桑桑桑……”

桑桑听不明白，皱眉头。

陈济民解说：“你就是诗篇的每一句。”

真是不得了，桑桑仰面大笑。

手动八音盒伴着女高音的歌声由对岸传来，桑桑虽听不